

圣严法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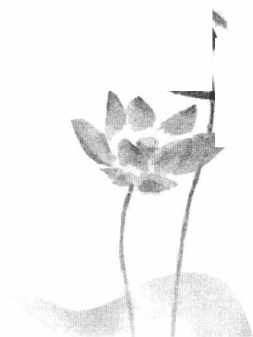
归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圣严法师／著

归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程 / 圣严法师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59-6985-8

I. ①归… II. ①圣… III. ①圣严法师 (1930 ~ 2009) — 自传

IV. ①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31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09-7960

© 财团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会

书 名	归 程
作 者	圣严法师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友女
责任印制	陈 晨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985-8
定 价	17.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自序

我自幼瘦弱多病，经历十来年的困顿折磨，仍能以未老的身心，回到僧团，其间谈不上任何成就，只能借以说明众生的业力，强大无比，该受的果报，总是无法逃避，所以我也勇于面对现实，承受下来。

但是佛法所说的造业与受报，绝非宿命论或定命论。前世造下的善恶业因，今生应当受到苦乐的果报。然而，若不出离生死，业因永无休止；前世造业，今生也照样地造业，前世的业因加上今生的业因，才是当下所受的果报；所以，今生的努力向善，不但可以达成临终升天或往生净土的目的，更可以改善现世的环境，乃至即身亲证解脱。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处境和前途，从来不会感到悲观和失望，迎接挫折，奋力向上，是我不变的原则。

为了这点毅力和信念的获得，我要感恩崇高无上的佛法僧三宝，也要感恩平凡中显出伟大襟怀的父母双亲。这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本书初稿近二十万言，部分曾由《慈明月刊》发表，后经三度改写，缩短了一半，又补充了三分之一，但仍觉得不甚理想，待到晚年有机会续写之时再作修订罢！在此，我要谢谢开元寺佛经流通处的出版，和方行仁先生的题字。

佛元二五一二年元月序于朝元寺关房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我的童年	(1)
沧海桑田	(1)
水 灾	(3)
求学的生活	(6)
穷苦的家	(11)
第二章 江南的家	(14)
新年·扶乩	(14)
日本鬼子	(17)
第三章 美丽的梦	(22)
把我送掉	(22)
偷香钱	(29)
第四章 狼山的狼	(32)
菩萨显圣	(32)
张状元	(35)
大圣菩萨是谁	(41)
七个房头	(46)

第五章 哀哀父母	(51)
父亲的笑	(51)
噩 耗	(55)
哀哀父母	(59)
第六章 上海与我	(62)
上海外滩	(62)
忏仪的渊源	(65)
赶经忏	(69)
出 丑	(72)
鬼 月	(74)
第七章 学僧天地	(76)
僧教育运动	(76)
我进了佛学院	(82)
纠 纷	(86)
学僧的苦闷	(89)
从 军	(96)
第八章 军中十年	(102)
起 航	(102)
到了台湾	(105)
幻想中的花园	(107)
上等兵	(109)
终于考上了	(113)

枪弹的眼睛·····	(117)
通信队·····	(118)
行 军·····	(124)
一条棉被的故事·····	(126)
宜兰受训·····	(132)
醒世将军·····	(136)
因病退役·····	(139)

第九章 回头的路····· (142)

东初老人·····	(142)
再度出家·····	(144)
静 思·····	(151)
受戒·告假·····	(153)

补述一：

一任清风送白云——圣严老人自述·····	(159)
----------------------	-------

补述二：

我是风雪中的行脚僧——法鼓山的未来与展望·····	(173)
---------------------------	-------

附录一：菩萨清凉月——访果祥师谈圣严法师 ··· 林新居	(184)
------------------------------	-------

附录二：转眼四十年····· 陈慧剑	(198)
--------------------	-------

附录三：建设人间净土的巨匠——圣严法师 ······	
····· 法鼓文化编辑室	(225)

附录四：我与俗家亲人——有情与无情····· 圣 严	(232)
----------------------------	-------

第一章 我的童年

沧海桑田

我的出身，非常贫贱，我的归程，忧患重重；虽然波波折折，但也平淡无奇，所以自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我是1930年农历12月出生的，照旧式的算法，到今1967年为止，我已是三十八岁的人了。

我的记忆力不强，过去的事记得的不多，尤其是发生事故的年月日时以及人名地点，更不容易牢记在心，因为我从未想到替自己写下自传的事；加上我的文才不高，文笔并不优美，有许多心里感受很深的事，写在纸上，却已大大地减轻了实际的分量。

但我能够活到现在，尤其在入山静居之后，对于前尘梦影，往往萦回脑际，一幕一幕地放映出来，而且挥之不去。对我自己来说，那是既有欢乐也有血泪的往事。我对那些似乎模糊而又清晰的往事，并不留恋，因为，正如曹孟德所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可是，我有许多的恩人，也有许多的感触，所以利用课余，写下了我的“归程”，表示我对那些恩人的怀念，也说出我对生长的时代和际遇的感受。

我的出生地，是在江苏南通狼山前面的小娘港附近。据

说，我的祖先是从小江三角洲的崇明岛上搬到南通去的，那是为了躲避一次很大的水灾；所以，我家的族人，多还保持着崇明岛的口音。再向上推，究竟又从何处迁移到崇明去的，我是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张选才，我的母亲姓陈，儿时曾问过她的名字，她说她叫“妈妈”。至于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的姓名，我也不得而知。

当然，我家的祖祠里是有族谱的，但我当时的年纪太小，所以也从未见过。

如果要查考姓张的谱系，可以一直追根到黄帝的时代，那是轩辕黄帝对他第五个儿子挥的赐姓，风俗通的《广韵》，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第五子挥，始造弦，实张纲维，世掌其职，后因氏焉。”但到后来，张氏一姓，成了中国的望族，从历史上看张姓人物的地域分布，几乎遍及全国，从魏晋至唐朝的时候，张姓的望门，大约就是在江苏省内，比如晋代的张翰、唐代的张旭及张璪，都是吴人，如果要厚着脸皮拉关系的话，我这个晚代张，恐怕就是那几位老张的后代。不过，张氏的门族非常繁复，据张氏谱图中说，共有四十三望；我这一支，也不知道是四十三个望族中的哪一个望族的分支了。

我对我的族系，一无所知，我对我的出生地，也是了无印象。因为，当我出生不久的第二年，便是1931年的长江空前大水灾，把我家冲得一干二净。同时，我家靠近长江边沿，又是塌沙地带，长江的后浪推前浪，一浪接一浪，卷向了江边，卷走了土地。每一排的浪花里面，都像掩藏着一架巨大的挖土机；江边的沙土，见到了浪花，就像迷途的孩子看到了娘，笑咧着嘴，软绵绵地、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浪的怀抱。最奇怪的是，虽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塌沙的地段，还是在塌，原来，江

水经过该地，已成了一股巨大的漩流，从水底的根脚下啃起，啃走了根脚，表层的自然下塌，而且比起风浪的威力更具危险性。据父母后来告诉我，塌得最起劲的时候，一天一夜，可以啃掉半里！终于，也啃光了我家的家园与土地。我在1943年到狼山出家的时候，我的出生地，已经快近长江的江心了。

长江，是在北塌南长，江北塌去了，江南新生了，在狼山隔江的对面，年年都有新生地出水。我家也就在1931年的下半年，搬到了江南的常熟县。但当我出家的那年，我那江南的家，已经离开长江二十多里路了；所谓“沧海桑田，桑田沧海”，对于我家是太贴切了。

水 灾

江南新生地，在南通对面的，叫做长阴沙，靠近南通天生港对面的好几个乡，虽在江南，仍属南通县治，狼山对面的福山附近，则属常熟县治，我家坐落的扶海乡便在常熟县境。我家的邻居有说崇明话的，有说南通话的，更有说常熟话的，我的伯父搬到江南较早，所以我的几位堂兄和堂姐，已是满口的常熟口音，我总算有幸，三种话都能说。

说起来，南通和常熟，两个都是江苏省的好地方，用“人文荟萃”来形容它，绝不为过。就以清朝的人物来说，佛教里面，南通出有三峰派的大师继起弘储，常熟出有净土宗的大师省庵实贤。有清一代，全国一共出了一百一十四位状元，以省计算，江苏占第一位，共四十九人，以县计算，常熟占全国第二位（第一位是吴县），共六人，那便是孙承恩、归元肃、汪绎、汪应铨、翁同龢、翁曾源；南通也出了两位，一是胡衣

龄、二是张謇（张季直，他的祖籍也是常熟）。翁同龢是清朝十四位入阁登宰辅的状元之一，张季直在清末民初对地方建设的近代化方面，贡献尤其卓越。只是我这个薄福的人，出生之后，便在忧患之中挣扎，似未沾到地利的光。

江南的新生地，虽然肥沃，虽然使许多的人家翻了身发了财，但在开发新生地的最初几年，并不是理想中的乐园。每年到了夏秋之际，看到天色变了，雨下大了，风势紧了，大家都会发愁心焦。说不定在深更半夜，当你正是好梦方酣的时候，长江的水，竟像刚刚启口的啤酒瓶，肆无忌惮的急剧上升，冲溃了江边的土圩，漫过了江边的土圩，真像有一条怒吼的龙，挟着排山的威势，一圩一圩地冲了进去。最厉害的一年，竟然连续击溃了五六道土堤；堤里的人家，除非提前迁出，否则，当你刚刚听到值夜人的锣声之时，哗哗叫的江水，已像山一样地压上了你家的大门。这时候，如果动作快些，还可以攀着梯子，打开屋顶，翻上屋脊，或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我家到了江南，总算幸运，没有碰到这样的灾难。但当我八岁的那一年，我家已经离江很远了，我却亲眼见到了这种水灾的情景。那是在灾后的第二天，风歇了，雨止了，父亲拿了一些可吃的东西，带我去灾区慰问我的二姨。二姨的家，虽只一堤之差，险险地幸免于难，但她家在堤外的耕地，却在浑浊的江水中，受了三五天的“洗礼”。

那次的灾区访问，使我怵目惊心，以后一连好几夜，都还在梦中惊醒。

水，进来以后，过了好几天，才慢慢地外退，许多人家的房子，仅仅留下了屋顶在游移漂浮，在许多漂浮物上，偶然还

可以看到只把已饿得半死的狗子或猫儿。男人、女人、小孩的尸体，也是漂浮物的一类；那些把衣服都挣扎光了的浮尸，已经开始在膨胀腐臭。男尸的面部朝下，整个的身体变成了弓形，只有背部的皮肉露出水面。可能是腹部脂肪较多的缘故，女尸的肚子，几乎是一律朝上，头往后仰，脚向下垂，成了与男尸恰巧相反状态的弓形，散开的长发，随着尸体，幽幽地漂荡。你曾见过城隍庙里的壁画吗？那些罪人，上刀山下油锅，阴森、恐怖，仿佛是这样的镜头，所差的是没有狰狞的狱卒而已。儿童的尸体，像中了炸药的河豚鱼，鼓起了小肚子，漂来浮去，偶然还可发现几只劫后余生的鸭子，正在无所顾忌地啄食着童尸的眼珠！至于死猫、死狗、死猪、死羊、死鸡、死鸭等浮尸，那是更不用说了。所以在炽热的太阳蒸发下，一股一股的腥臭恶气，向我们扑袭而来。生命危脆如此，使我惊惧不已。

许多的人，都赶到了灾区，我的二姨家里，住满了灾民；堤上，到处都是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东西。灾民以及灾民的亲友，都在哭肿了眼睛的情态下工作，木筏、竹排、小舢舨，里里外外地划着；红十字会，也去了许多人，带去了大批的衣服食品，那些无人处理善后的浮尸，也就成了他们慈善机构责无旁贷的责任。

我始终不敢请问父母，1931年的大水灾，是不是也跟这个情景一样，如果是的话，我家怎么没有淹死半个人？要不然，我家怎会又是如此的穷？

大概是水灾的性质不同罢！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听说还有一个姐姐在襁褓中就死了。父亲肖牛，母亲肖鼠，我肖马；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是四十二岁，父亲也有四十一岁了。因为我

的家族先后遭了两次水难，经过两度迁移，祖上就很贫贱，父母都是文盲，兄姐之中，只有二哥读过私塾，所以我也攀不上书香门第的渊源。

我出生时，母亲已经老了，穷苦人家的多产女人衰老得早，在我的记忆中，一开始，母亲就是一个小脚老太婆了。加上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我在两三个月大时，就断了奶，以后是用糖水、米浆喂活的。

据我母亲说，我生下时，非常瘦小，比一只小猫大不了多少，好多人见了，都说那是一只老鼠，不会养得“家”的。因此，父母给我取了一个乳名，叫做“保康”。

我家一共大小八口人，仅仅耕种着七亩的租田及三亩三七分的分田。到了农闲季节，父兄出外做苦力，母亲料理家务，并且纺纱织布。父亲是一个地道的老实人；母亲很能干、很精明、很仁慈，除了不能推车挑担，几乎样样都会，她能够把一朵棉花穿戴上身：弹、纺、织、裁、缝，她在乡间，可以算得上是全才的女人了。所以，全家不怕父亲，倒是怕母亲。

求学的生活

我生而病弱，六岁时才能出门外和童伴们玩，所以，直到九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读书。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个半新半旧的青年，他姓袁，读过中学，但所教的却是私塾。有三四十个毛孩子，借人家的一间房子教书；他随各家家长的意思，可以读古书，也可以读新的小学教科书，但他只教国文，不教别的。不过，私塾的老师不称老师而叫先生。

“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这是我第一天的

功课，照着先生写的红字，在上面描。从此，我已是喝墨水的念书人了。

说到喝墨水，现在还想笑。乡下的土孩子，哪个不会骂人？先生偏偏不许骂人，在嘴上圈一圈黑墨圈，便是先生对付骂人学生的杰作，几乎每天都有个把孩子嘴巴被圈得黑咚咚的，如果流了鼻涕出了汗，再用衣袖一擦一揉，你看罢，活像牛的屁股。

私塾的生活，除了放学回家，整天都是上课的时间。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不知是哪一个发明的，毛厕是最理想的运动场，川流不息的有人去上毛厕，在那里吹牛、比武。不久，这个秘密被先生发觉了，便做了一块写着“上厕所”三个字的牌子，只准一个一个地拿了牌子轮流着去，并且要高喊一声“懒牛懒马屎尿多”！

我在那里读了一年，读的是小学二年级的两册国文，为何要从二年级读起，我也不知道，也许看我已是九岁的缘故罢。另外，我还读完了《百家姓》和《神童诗》。一年以后，我识了好多字，但却不知道那些字的意思是什么。

从九岁开始，我也有了学名，叫做张志德，那个名字，一直用了五年多，到我出家以后，就终止了。

十岁那年，我换了一位姓毛的老先生，他很能干，教书、相命、看地、种牛痘，简直是个乡下的万能博士，但他只教古书，不教新式的教科书。在那里我也念了一年，《千字文》、《千家诗》、《大学》、《中庸》，就是那一年的成绩。因他自己太忙，教书并不讲解，不懂教授方法，也不了解儿童心理，所以，我很讨厌学堂。我也常常逃学，早上把书包一背，就跟拾狗屎或刈猪草的野孩子们找一个好玩的所在去玩了，中午回家

吃饭，吃饱了继续去玩，或者先到学堂去一趟，再向先生说一声：“家里有事，父母要我请假。”那位老先生，他也从不查究，我是多么的开心。可是，有一次被我母亲在路上撞到了，她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以至气得她老泪纵横，双手发抖。她说：“你爹用了血汗钱送你去读书求上进，你竟是个下流胚；我家没有一个读书人，望你上天，你偏入地！”

我家在日本鬼子来到之后，的确太穷，记得有一次为了先生要我买一册书，全家上下，凑了半天，也凑不出一册书钱，我失望地哭了，全家的人，也因此流泪。又有一次为买一本习字簿，知道父母没有钱，我就偷了二姐藏了好几年的压岁钱，结果被二姐发现，我被母亲毒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母亲、二姐与我，三人又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我到十一岁时，又换了一位姓陆的老先生，他的本领，跟毛老先生差不多，不过，他还会出诊看病。他对学生管得很严，教得也很认真，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就读完了一部《论语》，另加半部《孟子》。

这位老先生，很讲求尊师重道，纯粹是个老夫子的风范，当我第一天入学，他要我向他表示叩头。背书也很严格，每天要背生书，隔一天就要背熟书，并且要将全部教过的逐本逐节背完，称为“通书”。有的大些的学生，每逢通书，总是捧着厚厚的一叠书到先生面前去，一背就是老半天，如果打愣背不过，毛栗子就要上头了，生书背不出，就要挨打手心了。学生多，上午背不完，下午再背，反正有整天的时间，只有背书与教书，没有别的科目。学生程度不一，各背各的，各教各的，也各念各的。那半年中我进步很多，没有逃过学，关于书的内容，虽然仍未讲解，但已背得很熟，直到现在，尚能取来运用

者，也是那时的一点基础。可惜当时的时局很乱，日军时常下乡扫荡游击队，常常听到枪炮声，我们也就常常放假。

十一岁的下半年，那位姓陆的老先生不教书了，我只好再换一位老师，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他姓盛，初中毕业后，学了四年中医，他在家开始行医，并不太忙，便办了一所私塾。因他自己受的是新式教育，所以采用的课本也是小学教科书，他新婚的太太也读过初中，故对教学很认真，也懂教授法，除了国语，也教算术、劳作、珠算、作文与自然，他的太太也帮忙教。这是一个新鲜的环境，使我懂了好多新鲜的事物。我对读书真正发生兴趣，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

在那一段时日之中，我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有一个跟我同年的女孩子，她叫范淑贞，长得很清秀、很活泼、很聪明，许多男同学要找她玩，她都不睬人家，我不大喜欢说话，她却偏要跟我在一起，坐在一起、玩在一起、做功课也在一起。她家是开糖果店的，每天都要带一些水果糖，偷偷地送给我，许多同学嫉妒我，她也不在乎。但我不知怎么搞的，当她害了一场大病，病瞎了一只眼睛之后，同学们都不再理她了，我也受了大家的影响，不再跟她接近，终于她不来上学了！在她停学以后，我却天天想念着，并对自己抱怨：我是一个如此没有良心的人！

因为接触到了新式的小学教育，我到第二年，十二岁时，便要求父母，送我去读正式的小学了。最初因为我家离镇太远，只有镇上才有小学，父母不放心，此时我已十二岁了，同时还有比我家离镇更远的小孩也去镇上读小学，于是我正式进了小学。

以我的国文程度，可以读六年级；以我的知识水平，后来

我是进了三年级，进去之后，除了国语课，样样伤脑筋，上到音乐课，简直莫名其妙，女老师一边弹风琴一边教唱，我看着发给我的简谱，只是一些阿拉伯数字，为什么老师唱的不是“一二三四”，而是我听不懂的“独来米法”呢？我问邻座的同学，同学不告诉我，反而取笑我！由于我的身材瘦而且长，初进小学，事事陌生，同学们常常拿我开玩笑，有时候故意叫一声“新生”，当我一回头，大家拍手大笑，简直就是欺侮新生。我想，那时的我，一定很土气，穿一身青色粗布的短袄裤，又不太讲话，所以同学们以为可笑。有一次还被邻座的同学故意找麻烦，在我的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眼中打出血来。结果他被老师罚了打手心，我却骗我母亲，说是自己跌倒碰伤的。

又有一次，我自己也挨了十记手心。那是上了一个老生的当，他说我是胆小鬼，我是死也不承认；他要考验我，要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把路边的一只死人骨坛用脚踢翻，好多其他同学，要看我的好戏，也在旁边烧火加油，叫我不要孬种，要做英雄。我是真的照着他们的意思表演了；结果呢，纪念周时我站在全校师生的面前，做了狗熊！

上半年一学期终了，下半年便升到四年级。我已是老生了，学校的一切，我也很习惯了，同时我在三年级的期终考试，成绩也很好，也不会有人欺侮我了。实际上我自己也学会了顽皮。

但是很不幸的，四年级刚读了一学期，到了第二年，我的父母，因为年景不好，家境困难，便不让我继续读书了，只是答允我家境稍微好转时，一定再送我去读书，这时我已十三岁了。